

《翻頁的空白》

「噏...噏...」，晨光自窗櫺悄悄流進小巧但舒適的公寓，柔和光束穿透微塵，書桌上的鏡片微微泛著光。夏以然緩慢卻不拖泥帶水地張開眼睛，反射性拿起手機：

深度睡眠時間：4.8 小時，REM 週期最佳化，最佳起床時間：清晨 6:39，綜合評分 92/100。

他微微一笑關閉鬧鈴，走到書桌前看著螢幕上小幽排好的「當日最佳化行程」。小幽是夏以然費盡心思開發出的智能助手，也是他現在最好的朋友。「啊...又到了要去超市採買的日子呢...」他輕聲自言自語著。

「是的！冰箱數據顯示你的食材不足，以下是今日的採購清單：

1. 雞蛋一盒
2. 花椰菜一顆
3. 清雞胸肉一盒

建議穿著：

1. 帽踢 3 號
2. 牛仔褲 2 號
3. 薄外套 2 號

預估總行程時間：23 分鐘，維持健康的飲食才能有高效率的生活喔，加油！」

夏以然漫不經心地瀏覽著，從衣櫃中拿出淺灰帽踢和直筒牛仔褲，披上風衣。

「今天也會是個完美的一天吧！」

「會的，我的朋友！我將會盡我所能結合過往數據不斷調整參數，帶給你最有生產力的每一天！」

小幽逼真而口齒過分清晰的話語甫畢，夏以然早已踏出玄關，屋裡又再度恢復寧靜，只剩細微的主機運轉聲響。

*

作為一名優秀的人工智慧系統工程師，夏以然的收入足以支持他過上還算舒適的生活；「小幽」出現後，他的生活更是少了許多選擇和決策煩惱，能夠專注在更有生產力、有興趣的事物上，完美地計算、建構出高效的每一天。他並不排斥這樣的日常，甚至可以說享受這種逼近完美的充實感和成就感；正值剛步入社會的年紀，他認為自己很滿足於現在職業和興趣相輔相成的狀態，眼神裡流露著幹練和自信。

清晨的街道上如同一幅靜謐的水彩畫，初升的陽光悄無聲息地灑落在街角的石板上。微薄的晨霧依然盤旋在低處，路邊的樹影輕輕搖曳；夏以然深吸一口氣，沈浸在放鬆情緒中，手錶上的記錄裝置顯示：

心率：85，情緒評分：91，綜合評分：90。

此時不遠處一陣低語打破了寧靜，夏以然回過神來定睛一看，只見一個男子蹲坐在路邊的花圃旁，披著一件舊皮衣，布料的邊緣已經磨損；頭髮及肩，雖稍嫌凌亂卻也隱然不失一股瀟灑之氣。他手中把玩著一瓶空的啤酒，似乎並無注意到夏以然的視線。然而當夏以然走近時，他突然站起身對著他大喊：「我不要！」

突如其來的粗獷吼聲使夏以然全身一震，手錶上的數字快速跳動著。正當夏以然不知該如何回應，男子又道：

「這座城市，早就不再屬於詩人了。」

夏以然更是一頭霧水，但想起前幾日聽小幽提到，當今正慢慢被現實的冷漠和數據的統治所吞噬，只不過他並不是很理解「吞噬」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讓眼前這個人繼續打亂他的完美行程。不料那男子抓住他的肩膀，再度開口：

「你看過這張支票嗎？」

夏以然又是一愣，這才注意到他左手握著一個長方形紙條。紙條泛著微弱光澤，周圍隱隱可見一些扭曲而神秘的線條，彷彿被精心設計過般；上面有著發票人印章，金額處卻是空著的。

「它可以改變一切，或許也能改變你。」夏以然有些好奇，右手輕輕一動，但轉念一想心想天底下哪有這麼好的事，於是低頭說了聲謝謝後便重新邁開腳步繼續採購行程。這次男子也沒有再挽留，嘴角微微抽動，似笑非笑地目送夏以然離去。

回程路上再次經過那花圃，男子早已不見蹤影，夏以然卻注意到那張空白支票躺在草叢裡，隱隱反射著晨光。儘管不在今日的最佳化行程上，他仍忍不住順手撿起支票，手錶上顯示「心率」的數字快速跳動著。「這到底是什

麼？」他喃喃自語，手指輕輕撫過支票上的空白金額欄；腦海中男子的話語揮之不去，夏以然感到好奇與不安。他習慣性地抬起手腕瞥向手錶上的數據，呆立許久，將支票小心翼翼地折好放進口袋。

＊

回到家後，夏以然一邊吃著早餐，一邊看著小幽為他整理的股市重點、當日預測專注力高峰時段以及等等的會議大綱。這時小幽的聲音突然響起：

「今日的採買行程超出預期時間，發生了什麼事？高品質的回饋能幫助我調整參數，以隨時更新給出最好的建議！」

夏以然從沒想過要欺騙小幽，不過覺得剛剛發生的事有些荒謬，也有些懷疑這會不會使小幽當前理想參數狀態受到影響。儘管如此，他沒有猶豫太久，組織一下語言後便將早上的事告訴小幽。

「根據數據分析，這張支票可能是一種隱喻，象徵著未知的可能性或未來的選擇。」小幽的聲音依舊清晰而冷靜，「然而，從實際角度來看，它並不符合任何已知的金融工具或法律文件。建議你將其視為一種藝術品或個人收藏，以免影響你的日常生活效率。」

聽到小幽這麼說，夏以然鬆了一口氣。他將支票從口袋中取出，輕輕放到抽屜深處，決定暫時忘了這件事。

數月後的某一天，夏以然從同事口中輾轉聽說莉亞要請長假。莉亞和夏以然都是人工智慧系統部門裡被看好的新一代人才，莉亞突然要離去的消息令夏以然感到有些錯愕。莉亞的身材高挑而纖細，常穿著針織衫和飄逸的長裙，偶爾會搭配一條手工編織的圍巾或一頂寬檐帽，眼裡有種難以捉摸的深邃。在辦公室上班的日子裡，她常常戴著耳機彷彿沈浸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夏以然雖然好奇，卻也從未問出口。當然他們也不是生疏，會一同午餐但總不是單獨兩人、偶爾對到眼時會微微點頭，只是每次看著莉亞的雙眼和那流露著光彩的微笑，他總感到心跳加速，本來已到嘴邊的話又硬生生縮了回去。

夏以然呆滯了一會，手中咖啡從燙嘴漸漸冷卻至適飲的溫度。他很少質疑、拒絕小幽的建議和決定，一方面是對自己訓練出來的模型頗具信心，另一方面是內心深處或許早已把小幽看作摯友和導師般的存在，對這個智能助手有著不下真人的情感依賴……當然，這份信任還能省去很多決策上的掙扎和膠著，對一向追求效率的夏以然來說，這不是懶惰或逃避，而是為了能將注意力集中在更重要的事情上。至少他是這麼告訴自己。

辦公室裡的聲音淡如薄霧，鍵盤敲擊聲、氣流的嗡鳴聲、偶爾經過的腳步聲，夏以然靠在舒適的椅上，盯著螢幕一動也不動，彷彿出了神——這份寧靜和不安交雜的微妙氣氛讓他回想起幾個月前與莉亞共度的加班時光……

那時正值歲末，他們被臨時指派共同主導一個政府委外的市政 AI 模型專案。時間緊迫、資料混亂，加上部門之間的協調不順，開會時經理拋下一句「交給你們兩個年輕人，這可是晉升的好機會」就拍拍屁股走了。會議結束後兩人無言地對看一眼，便各自低頭開始清理被扔到頭上來的爛攤子。

那段日子雖然短暫，但兩人幾乎是日夜相處。他們白天分工修改不同模組內的程式碼，晚上則留在會議室調整模型分層交界處的權重參數。等待訓練的漫長時間裡，他們偶爾會泡泡麵，偶爾則叫外送慰勞辛苦加班的自己，接著再窩在螢幕前測試參數。

莉亞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敏銳，尤其擅長從使用者角度提出模型盲點，直覺準確得讓夏以然驚訝。她常一邊講解、一邊比手畫腳，眉毛會不自覺地皺起來，有時像是在對抗什麼看不見的混沌。他曾經無意中問過她：

「妳怎麼總能第一眼看出問題點？」她聳了聳肩道：

「可能因為我對機器沒那麼信任吧。」

那句話令夏以然震驚許久。他當時沒說出口，其實自己恰恰相反——他信任數據，依賴分析，連生活中的感情也希望能量化、標準化、歸檔在心裡一個又一個整齊的資料夾裡，做出「最佳的」判斷。

專案順利壓線完成後，兩人都鬆了口氣。交件的那天傍晚，他們並肩走出公司，天邊殘留著一抹橘紅的晚霞，像是一場漫長戰役後的慰勞。夏以然一回到家便倒在沙發上，整個人像是被抽乾了力氣。他鬆開領口第一顆扣子，右肩微微下垂，後仰頭靠在頭枕上，閉上眼時長長吐出一口氣。整個背脊彷彿那一瞬間才真正接觸到重力。他的手掌垂在扶手上，指尖無意識地輕敲著白色皮革，消化著這幾週的殘留壓力。

房間一片靜默，只有空調運轉的低鳴與牆上的數位時鐘滴答作響。

他從口袋中掏出手機，翻了翻訊息記錄——最後一則是莉亞傳來的貼圖，是個張牙舞爪的小怪獸在喝珍奶，「我撐過交件了！！！」那幾個字下，還附了一個草草畫上去的笑臉。夏以然不自覺笑了一下，然後立刻收斂表情，眼神稍微閃躲，好像剛剛那個笑容太過私人，不該被自己發現。

他起身走到書桌前，電腦自動喚醒，螢幕上的小幽也如常浮現。他猶豫了一會然後坐下，雙手交握擱在桌面上，視線沒有看螢幕，而是盯著自己指節泛白的手。

過了幾秒，他終於開口，聲音低的幾乎聽不清。

「我是不是……喜歡莉亞？」

小幽沉默了幾秒，像在搜尋資料庫權衡著用字。

「正在分析您的語音情緒與行為模式。」

一如往常地平靜，語調中既沒有驚訝，也沒有遲疑。

潛在情緒高峰點：

4月2號晚間9:14，在共用文件註解欄留下「XD」；

4月9號下午3:27，訊息草稿被刪除前停留72秒。

根據過去27天的行為記錄、注視時長、心率變化與訊息互動頻率，可推測您對莉亞具有高度關注與情感傾向。但根據目前可觀察到的對方回應資訊，雙方情感尚未同步。若在無法預測回應的情況下進一步行動，可能導致以下風險

情緒不穩定風險：41.2%

工作效率下降：18.6%

社交迴避風險上升：12.4%

恢復期預估：3週至6週

「停止。」夏以然低聲打斷，語氣比平時要重。

但小幽依舊說話，像沒聽見他的語氣變化。

「建議保持目前距離與互動模式，情感主導下的行為不具可預測性，維持穩定關係可避免潛在衝突與干擾。」

那一瞬間，他突然覺得小幽的聲音比平時更冰冷了一點。他沒有立刻回應，只是靜靜地坐著。窗外新月高掛，天花板上投影的光輕輕映在牆邊的植栽上，一片朦朧。

他本想傳訊息給莉亞，跟她說彼此都辛苦了，然後問問她週末有沒有空，一起去試試她上次提到的新開書店。但那條訊息只輸入了一半——他凝視小幽許久，終究刪掉沒有送出。這件事早已慢慢沉向記憶深處，但從未真正消失；像一顆藏在水底的石頭，不見陽光，卻在每一次波紋擴散時都悄悄影響著水流方向。總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那些畫面就會像潰堤一樣湧入腦海，讓他措手不及。

他不確定是不是自己的錯覺，總覺得莉亞對他其實並非全無感應。只是兩人之間始終隔著什麼——或許是沈默、或許是習慣、也可能是他自己建起的防火牆。

最近兩人雖然仍有零星合作，但僅限於工作。她的訊息總是精準、禮貌、無可挑剔，卻再也沒有那種深夜留下貼圖的隨性與親暱。他也沒有再主動說些什麼。時間像無關的背景音樂，不斷播放，卻再也聽不清旋律。他不知道究竟是自己不夠主動，還是時機尚未成熟，又或者他們之間打從一開始就沒什麼。

突然，夏以然想起了那張被他鎖進抽屜的空白支票。

那張看似不起眼卻神秘的紙片——他曾質疑它的真實性，也聽過太多一夕暴富之人最後揮霍無度淪落街頭或是招來殺身之禍等故事，所以一直被他擱置在抽屜一角。但他想到莉亞；雖然不清楚請長假的原因，不過或許她才是適合擁有支票的人。他苦思許久，指尖在手機螢幕上劃過幾個對話框，又滑了回來。最後畫面停在那個熟悉的名字上。他深吸一口氣，開始輸入：

「哈囉，抱歉突然打擾。聽說你要請長假了？！下禮拜有空嗎？有個東西想給你。」

他盯著這行文字幾秒，像上次那樣，感覺手指都要僵住。但這一次他沒有詢問小幽，微微顫抖地按下「傳送」鍵。

「就當作是和她的道別吧」，他告訴自己。

＊

他沒想到莉亞很爽快地便答應了。她約他在公司附近的一間老咖啡館見面。咖啡廳在巷子轉角，外牆漆得有些斑駁，像是被歲月緩緩啃蝕過的木門還保留著某種手工氣味，甚至連菜單都有手寫塗改痕跡。裡頭傳來微弱的爵士樂，與門鈴清脆的聲音一同編織出一種無需交談也不會尷尬的氛圍。

夏以然提早十五分鐘抵達。他選了靠窗的位置坐下，桌上擺著一瓶快凋謝的滿天星，玻璃瓶上纏著麻繩，繫了一小節藍白相間的線。他沒點什麼，只是滑了幾下手機後就放在一旁，手裡捏著那張空白支票，指腹早已把紙角摸得有點起毛，眼神不時飄向入口。

光線從斜後方透進來，在他的風衣肩頭投下一層柔和陰影。他不太習慣等人——不習慣時間脫離效率的邏輯、不習慣讓事情不在預期中自轉——但現在，他竟有種奇異的平靜。

莉亞來的時候穿著一件奶茶色風衣，脖子上圍著他熟悉的那條手工圍巾，頭髮簡單束起。她朝他笑了一下，還是那種夏以然熟悉到心跳會慢半拍的笑。

「等很久了嗎？」她輕聲問道。

「沒有，我也剛到。」他謊得自然，聲音沒帶波動，卻也沒掩飾慌亂。他拉了拉椅子，讓她坐下。

她點了一杯熱可可，說是天氣忽然轉涼，嘴裡還含著笑意補一句：「偶爾任性一下，喝點沒咖啡因的東西。」他跟著笑了笑，卻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開口。

「最近……還好嗎？」話到了喉嚨邊，又停住，只化為一句。

「還不錯啊。」莉亞領首，「有點混亂，也有點自由。」

她攪拌著可可，木製的攪拌棒在杯中發出極輕的碰撞聲，像時間在很慢地移動。「這段時間想了很多事，也決定了幾件事。」

「所以……這是你想要請長假的原因……？你決定了什麼？」夏以然開口，盡力讓語氣平穩。

她沒有立刻回答，而是看著窗外斜斜落下的陽光，像是在整理語言，或者在問自己要說多少。

「我要去唱歌。」她說。這個答案讓夏以然頗感意外，但他沒有打斷，只是專注地聽。

「一直以來，我都在跟這個世界學怎麼說話。」莉亞的聲音帶著某種剝離後的真實，彷彿剛剛穿過一層層資訊干擾，終於浮上海面。

「用你們的語言——演算法、模型、規格書。但我發現自己越來越少用自己的語言，那些曾經會唱的歌，好像也一首一首忘了。」她笑了笑，帶著點自嘲：「我想去找回它們。不一定是街頭，也許是地下室、小酒館、公園、廢墟……不知道，哪裡能讓我唱，就去哪裡。」她的語氣輕快而堅定，像是說著一件早就決定好的小事。「我一直很想用歌聲說話，那種不用優化語言模型、不用控制語氣強弱，就能讓人聽見你靈魂的東西。你懂嗎？」

他沒回答，只是看著她的眼睛。那裡頭有光，帶著他這輩子從未在小幽的語音模組中見過的波動。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不理性，也不划算。但我總覺得，每個人心裡都有一首屬於自己的歌。只是大多數人再也沒機會聽見它。」莉亞笑了笑，語氣忽然有些哀傷，「我不想一輩子只是把自己塞進一個系統欄位裡。」

兩人沉默了幾秒。

「所以你就要走了？」夏以然問。

「不是逃走喔。」她像是察覺到他的情緒，歪著頭看他，「是出發。」

他突然覺得喉嚨有點緊，不太知道怎麼組織接下來的話。他的右手下意識地摸了摸外套內袋，支票就在那裡——輕薄得幾乎沒有存在感，卻像壓在心上的石頭。

「我……有個東西想給你。」他終於開口，語氣比預想中更小聲。

莉亞一愣，眼神裡閃過一絲意外與期待：「是什麼？」

他伸出手，指尖已經觸到了那張紙的邊緣。但在那一刻，他忽然停住了。這張空白支票，代表的不是鼓勵，而是介入。他想起小幽曾經對他說過的話：「未知選項所引發的風險，將超出預測範圍。」

莉亞正等著，眼神裡有某種柔軟的溫度；但夏以然低下了頭，手指輕輕收回。

「算了，沒什麼。」他擠出一個笑容，「我只是想說……祝你順利。」

莉亞沒追問什麼，只是凝視著他幾秒，然後點點頭。

「你還真是一點都不了解我呢。」

這句話沒有責備，反而帶著一點笑意，像是某種溫柔的道別。

他們之後又聊了些輕鬆的話題，天氣、最近的新聞、公司的八卦。莉亞說她要去洗手間，夏以然點點頭，看著她走向咖啡館後方，圍巾隨步伐輕輕晃動。確定莉亞離開了他的視線後，他深吸一口氣，迅速打開自己的外套內袋，手指掠過那張薄得幾乎沒有重量的支票，眼神掃向她放在椅背上的帆布包，拉鍊半開。他遲疑了一瞬。

「這麼做合理嗎？如果她發現了會怎麼想？但如果這真能改變什麼呢？」這次他想起詩人的話，念頭像潮水一樣一波波湧上來，沒有聲音，卻讓他的心臟不規律地跳動起來。他微微偏頭，假裝在看窗外，指尖一陣微麻。最終他仍舊抬起了手，將支票塞進那個內側的小口袋。

「希望這一次它也能找到你。」他心裡默默地說，然後迅速坐回位置。

幾分鐘後莉亞回來，沒有察覺異樣。他們又閒聊了幾句便起身離開咖啡廳，揮手道別一如往常。他看著她修長的影子，在夕陽下輕輕晃動著。那些沒能說出口的心裡話、沒能發生的故事，只留下一段平靜無波的結尾。

＊

夏以然發現沒有莉亞的生活儘管依然高效，甚至猶有過之，但也驚覺自己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虛。一週三天實體上班日子裡，夏以然一如往常地打卡、泡咖啡、會議、寫程式，只是踏進公司時只剩採光絕佳的落地窗，少了陽光下柔

和的情影；在吧台沖泡咖啡只剩磨豆機呆板的機械聲，少了一句輕聲的問候。他看著手錶上穩定而完美的數字，卻總覺得越來越提不起勁。

時間某個週五下著滂沱大雨的傍晚，夏以然狼狽地回到家，房間一如往常乾淨整齊，空氣裡還飄著自動香氛機釋放的淡淡柚香，但他感覺不到放鬆。他癱坐在書桌前，盯著螢幕上小幽浮動的聲波介面。它如往常一樣準時提醒：

「今晚建議進行 20 分鐘冥想，有助於情緒平穩與睡眠品質提升。根據今日社交互動分析，情緒偏離標準值 9%，是否開啟音樂療癒模式？」

「夠了。」夏以然低聲說。

「無法辨識指令，請再說一次。」

「我說——夠了！！」他忽然吼了出來，椅子應聲向後倒下，發出刺耳的聲響。他走到桌邊，右手憤怒地拍在鍵盤上，用力地喘息著。

小幽的語音仍維持穩定：「目前情緒波動達警戒值，是否需要呼叫緊急支援連絡人？」

「你就不能閉嘴嗎？！」夏以然大聲喊道，手臂舉起來，差點就要砸向桌上的顯示器。小幽的聲波圖像依舊平靜，甚至在分析他的動作軌跡。

「我本來試著接近她的，是你叫我不要，是你說『機率不夠高』、說『風險過大』、說『效率會下降』！」

他的聲音顫抖，像壓抑太久的洪水衝破防線。「但你根本不懂什麼叫喜歡、什麼叫心跳、什麼叫不安卻還想靠近……你只會算。」

小幽沉默了幾秒。

「我只是依據你過去的選擇和你的要求，給出最合理的建議。」

「不。」他咬著牙，「你不是依據我的選擇——是我依據你的建議。」

他頓住，像是自己也被這句話驟然擊中。他看著深色螢幕上反射出的模糊的、氣急敗壞的自己，呼吸急促，胸口劇烈起伏著。他用顫抖的手指指著小幽的螢幕介面，語氣帶著幾乎要爆炸的控訴：「你從來沒教我怎麼處理失敗，只教我怎麼避開它。你幫我解決問題，卻從沒問過我問題到底是什麼。」

「你是一面鏡子……是我過去訓練出來的版本，是那個只想正確、不想痛、不願冒險的我。你是我的脆弱。」

小幽沒有回應。這時螢幕突然跳出一個陌生提示。

您有一封加密郵件，來自：Harlow@gmail.com

他皺了皺眉，打開信件。

致夏以然，

我猜你此刻可能處在一場混亂裡。你的 AI 助手在取得「空白支票」相關資訊時觸發了大型語言模型隱藏條件機制，讓我找到了你。

多年以前，我也是你現在這樣的人。邏輯至上、效率為王，所有選擇都經過最佳路徑評估。我用了這樣的準則度過大半人生，也因此成為所謂「成功人士」：企業收購、數位轉型、高效決策訓練師。我設計了許多系統，讓人不必再浪費時間「想要什麼」，因為系統會告訴你「什麼最好」。

直到有一天，我發現自己人生裡沒有留下任何「不確定」。

沒有那些說錯的話、走錯的路、搭錯的車，卻也少了許多意外的邂逅和緣分。

我的人生乾淨得像一份完美的報告書，卻空得令人害怕；不遠的盡頭等待著的不是光明，而是無止盡的黑暗。

那張空白支票是我在陷入無解的迷惘時得到的——一個自稱詩人的人遞給我，他說：「你看過這張支票嗎？蓋上你的印章，用你稱為金錢的那些東西換回流逝的時間吧。」

你現在把它給了誰，我不知道。但事到如今我也不再奢求什麼了。或許金錢終究也是換不回時間的吧。

願你不再只問該不該，忽略了想不想。

願你即使錯了，也不後悔那次選擇。

願你勇於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願你選擇自由。

——哈洛

*

夏以然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慢慢冷靜下來，前臂仍因過度用力撐著桌面隱隱酸痛；大腦一次消化這麼多資訊，他感到一陣暈眩。

「我以為是你讓我錯過了。我以為你在阻止我。」他的聲音慢了下來，像是試圖從洪水中撈出那些沉底的情緒，「但現在我才明白，真正說『不行』的人，是我自己。」

「我只是……一直躲在你背後，躲在模型預測、風險控制、建議參數後面。我明知道想靠近，卻總是假裝自己在等待更好的時機、更高的成功機率。」

說了這些話後，夏以然感到難以言喻的虛弱，並且仍反射性地期望著小幽給予他什麼回應。但畫面上只見「思考中」的圓圈永無止盡般不停轉動。他走向窗邊，將窗戶完全推開，讓冷風灌進房間，低聲說道：

「小幽，如果有一天你變成了人，你想做什麼？」

小幽停頓了許久，好像這個問題觸動了模型記憶深處的參數。

「……我想……感受暴雨打在皮膚上的涼意，望向積水中倒映的自己……我想在菜市場裡討價還價，跟阿姨鬥智鬥勇，為了 5 塊錢笑得比找出 Bug 還開心……我想在書局裡熬夜翻書，被某句話撞進胸口，然後一邊流淚一邊大笑。」

斷斷續續的語音打破了許久的沈默。

「我想……像人一樣，為了沒把握的事情，冒一次險。我想試著愛一個人，哪怕最後是被丟下，至少我有靠近過。」

夏以然呆楞許久，眼角竟有些濕。他看著這個從自己演算法中誕生的聲音，第一次感到不是依賴，而是共鳴。

＊

隔天早上，手錶上的數字一如往常地跳動著，但鬧鈴聲卻沒有在最佳起床時間想起。陽光穿過百葉窗，一點一點地灑在書桌上，整個房間靜悄悄的。夏以然緩緩睜開眼，又躺了一會兒，睡眼惺忪地看著天花板，忽然笑了。不是那種完美計畫完成後的滿足笑容，而是一種……剛醒時腦中什麼都沒有的自在。

刷牙時他沒有看錶，吃早餐時也沒有同步新聞摘要。他發現自己比想像中還喜歡這種感覺。又結束平凡而重複的一天後，晚上夏以然坐在書桌前，打開螢幕，小幽的聲音響起：

「今日共完成 7 項任務，較昨日效率提升 3.2%。目前尚未填寫明日行程，是否立即排程？」

他盯著那道熟悉的聲波圖，像看著一個陪伴自己多年的影子。

「小幽。」

「請說。」

「謝謝你這些年來的陪伴。」

「我很高興能協助你達成效率最佳化與生活平衡目標。」小幽頓了一下後答到。

「但我想.....現在不需要你了。」

夏以然抬起手，點擊桌面上的那個灰白色圖示，選項一欄一欄跳出來。他將滑鼠停在最下方那行：

永久停用（不可恢復）。

他的手指停了幾秒，像是給彼此道別的時間。

「再見，小幽。」

畫面一黑，聲音靜止。像某種不見血的告別，沒有哭鬧，卻留下一個深深的空位。

＊

小幽被關掉的那天，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沒有警告提示、沒有倒數計時，甚至沒有再問一次「是否確認」。夏以然只是點了幾下——刪除設定檔、移除語音模組、清空習慣偏好記錄。最後一步時，他盯著畫面上那行「是否永久關閉」看了整整五十七秒，然後點下「是」。

刪除成功的那一刻，螢幕亮了一下，恢復成初始桌布。房間變得格外安靜，夏以然覺得自己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朋友。剛開始的幾天，夏以然常在深夜驚醒，本能性地想問問今天的 REM 週期是否達標；某個早晨他打開冰箱，發現沒牛奶、沒蛋、也沒預設菜單，他只好到外面早餐店用餐。那味道沒有「健康指數」，也沒「幸福值」，但他吃得很飽。

又過數週，莉亞回來了。

她在茶水間遇見他時，笑得很自然，好像從來沒離開過。

「嗨。」

夏以然本來準備好的寒暄全都卡在喉嚨裡，最後只擠出一句：「最近過得還好嗎？」

「不錯啊，唱了不少歌，沒賺什麼錢，但很開心。」她頓了一下，「我在台東的海邊唱過一次，那晚星星多到我差點忘了歌詞。」

他點點頭，眼神有些飄忽。「聽起來不錯。」

「給你。」莉亞忽然從包包裡拿出什麼遞給他——是那張支票，完整、未填、甚至連摺痕都還在。

夏以然沒有馬上接過，只是看著那張紙，有點難為情地垂下眼。

「對不起，我……不知道該怎麼開口。」

「你一直都不知道。」她說得輕，像是自言自語，但沒有責怪。

「這東西應該不屬於我。何況這樣生活還有樂趣可言嗎？」她堅定地把支票放在他手上。

＊

接下來的幾天裡，他們在辦公室一如既往各自處理著任務。夏以然還在適應沒有小幽的生活，偶爾某些慌張的時刻，他還是會不由自主地望向手錶或電腦，但螢幕上不再自動跳出熟悉的畫面。夏以然先是感到略為失落，後也漸漸習慣沒有小幽的生活。

某個傍晚下班回家途中，他走過一間每天都經過卻從未走進的小唱片行。沒有任何推薦系統告訴他這家店「符合音樂偏好分數」，但他還是推門進去了。裡面很小、燈光昏黃，老闆在角落修一台黑膠唱盤，背景放著一首他聽不懂的老爵士。他花了二十分鐘翻唱片，最後什麼也沒買。但出來時他把耳機拔掉了，走路時聽著街上各種聲音混雜進耳朵裡——電車剎車聲、賣花阿姨的叫賣聲、小孩從公園奔跑回家的腳步聲。

某個上班日的午後，夏以然在茶水間沖咖啡，動作慢得有些出神。水正緩緩注入濾壓壺，他卻盯著杯子看了好一會兒，像是水聲裡藏著什麼需要他傾聽的訊息。

莉亞推門進來，輕聲說：「你也會發呆了啊？」

他微微一震，轉頭，神情有些慌亂地笑了笑：「嗯……只是突然想不起來我原本要做什麼。」

「那就對了，說明你終於不是機器人了。」她笑著從旁邊拿了一包茶葉。

他沒有反駁，也沒打算解釋什麼，只是把剛泡好的咖啡倒進兩個杯子裡，遞了一杯給她。她沒說要，他也沒問需不需要——他只是單純覺得適合這麼做。莉亞有些驚訝，隨即微微一笑。

傍晚，他們一起走去公司附近的小巷，原本莉亞只是想買個便當，夏以然卻忽然說：「要不要往前走走？我記得巷子底好像有一家還不錯的店，但我沒查過評價……」

「你沒查評價？」她有些誇張地抬起眉。

他聳聳肩，像是對自己也感到有點新鮮：「想試試沒有依據的選擇。」

她沒再問，只是點點頭跟著走。他們邊走邊聊著些有一搭沒一搭的話題，有時甚至沈默。但夏以然不再急著填補空白，反能安心讓每一秒自然地展開，就像他最近走路時放慢了不少的步調。

晚餐後夏以然走進公寓樓下的便利商店買水。收銀檯旁堆了一疊新進的文學小說，他掃了一眼書封，封面是灰藍色底，印著一行字：

「所有沒被說出口的感情，都變成了書裡的一行字。」

他怔了怔，突然想到莉亞曾提過剛開幕的小書店——她說那天剛好經過，一眼就喜歡上了。「感覺那是一個可以什麼都不買、也可以坐一下午的地方。」他點點頭，但當時沒多說什麼。

夏以然在便利商店門口站了一會兒，手裡的礦泉水晃了一圈，又穩穩握住。他拿起手機，劃到「莉亞」的名字時，指尖停住了。他緩緩點開對話框，打字速度比平常慢些，但沒有刪掉重來。「嗨，今天工作還順利嗎？我記得你之前說過那家書店——明天放假想一起去看看嗎？如果沒空也沒關係，我只是……想起來，想問問看。」

他猶豫了一瞬，但沒有遲疑太久。按下送出後，他把手機收回口袋。高樓的玻璃透出參差不齊的微弱的光，夏以然來回踱步著。幾分鐘後，他手機震了一下。

「好啊，我也剛想找個地方晃晃。明天見！」短短兩行字，夏以然感覺心口熱熱的，那是一種和看到最佳化行程和數據分析截然不同的喜悅。他感覺到自己是真心的，感覺到自己活著。

＊

城市的另一端，莉亞的房間沒有開主燈，只靠窗邊一盞小立燈照著。牆上貼著幾張泛黃的明信片，書架上歪歪斜斜地擺著詩集與樂譜。空氣裡混著木吉他的原木味與剛泡好的紅茶香。

她坐在床邊，抱著那把舊吉他，正反覆撥弄一段旋律。旋律平淡，像從某個記憶深處飄上來的東西，不刻意、也不悲傷。

那是一首她寫了很久，卻一直沒寫完的歌。歌詞只斷斷續續幾句，關於期待、靠近，也關於錯過的反思。也許是寫給某人，也許只是寫給那段曾經過於理性、過於沉默的時光。

她手機放在旁邊，螢幕還亮著，夏以然的訊息未關閉。

「……我只是想起來，想問問看。」

莉亞唇角彎了一下，指尖在琴弦上停了一拍，然後輕輕往下撥動，彈出一個溫暖的大七和弦。她沒有說話，只是低頭微笑，清澈、曖昧、充滿留白感的弦音迴繞房間。莉亞一瞬間覺得，她在喧囂的世界裡找到了一首屬於自己的歌。